

金錢与灵魂



《宣传手册》编辑部编
北京日报出版社

44.65187

金钱与灵魂

《宣传手册》编辑部编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1987·北京

金钱与灵魂

《宣传手册》编辑部编

*

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3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 1/4 印张 24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,001—100,000册

ISBN 7-80502-041-8/I0003

统一书号：9265·003 定价：2.30元

写于前面的话

林 泉

人类曾经有过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年代。

作为等价物，作为流通与储备的一种手段，它孕育、诞生时的最初雏型，不管是贝壳、羊，抑或其他的可以使之物物交易的东西，总是带着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，来到世间。

世界各色人种走过的道路尽管不同，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，都或隐或现地与货币(金钱)的发生、发展、演变取得了同一步伐。同世界史上许许多多伟大的发明发现一样，货币的产生，也是人类智慧的升华与结晶。倘若没有钱，当代的人类社会将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?!

然而，人们对于钱的想法与态度是不尽一致的。钟爱之如生命者，有之；视之为罪恶之渊藪者，亦有之。明代有一个叫宋载堉的，说过这样的话：“钱是英雄好汉。有了他，诸般顺意，没了他，寸步难行。”而作家莎士比亚却怀着满腔愤怒，说：“金钱，这人类共同的娼妓!”

是“娼妓”，还是“英雄好汉”?钱，蒙罩了多少个世纪使人迷惘的面纱。

这本书，汇集了二十六篇文章，叙说着二十六个令人感叹的故事。不管是那位被戏谑为“倒爷”而实则做着正常贸易活动的小人物(《倒“倒爷”》)，为着通过发展珍珠生产，使村民走上富裕道路而献出生命代价的陈氏父子(《珍珠泪》)，《“后勤部干事”新编》中的著名数学家张广厚夫妇，还是那个浮沉的“才子”(《才子的沉浮》)，先是劳模而后成为阶下之囚的猪倌(《劳模的变迁》)，《一颗“新星”

的轨迹》中那个很有希望成为音乐之星的青年的蜕变，等等。他们或喜或悲，或是令人肃然起敬，或是鄙视而后催人深思的变迁浮沉，无不与金钱联系在一起。

作者既有作家、新闻记者，也有军人、公安战士。他们对于纷繁的经济现象的观察与思考，不能不说是冷峻而客观的。他们不一般地诉说、评价金钱，而是通过个个形象鲜明的艺术化了的人物，他们的经济活动、经济生活，去叩问了各色人物的心灵，探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应有的金钱观、幸福观、价值观，一句话，也就是人生观。

在作者的笔下，“钱”只是作为一面时代的镜子，反照出了改革、开放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勃勃生机，道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，没有资金，没有金钱，那是不行的。问题不在“钱”的本身，在于掌握、使用钱的人；在于这些人的心灵是高尚还是卑下。

使一部人先富起来，而后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，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。金钱的多寡往往是一个人富裕程度的标志。可是，怎样富呢？是象《钱……》、《珍珠泪》里主人翁那样，依靠自己的智慧，勤劳的双手，创造美好的生活，还是不择手段，千方百计去占有那本不属于他的金钱，如《恶梦醒来是东京》、《六根金条》里所展现的卑下的灵魂，作者都是通过金钱这面镜子，让人们去窥探、去思索。

我们应该为“钱”正名。伟大的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货币的五种职能，并且指出人应该是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奴仆。资产阶级的“拜金主义”与我们的金钱观毫无共通之处。在许多人看来，只要有了钱，什么人格、良心、荣誉以至国家、民族利益都可以卖掉。正如这本书所揭示的那样，这样的人，不管他当初挂着什么牌号，到头来，终究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正是他们，使金钱蒙受了千年不白之冤，难以洗雪。这本书，在为“钱”廓清历史真

相，引导人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，正确看待“金钱”问题，作了新的、可喜的尝试。

我们正处在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时代。两个文明建设深入、持久地开展了起来。在不断地用科学的新结论、新观念，取代已经过时的旧结论、旧观念时，《金钱与灵魂》一书的出版，无疑地会给人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材料：究竟怎样正确地对待“金钱”！

目 录

倒“倒爷”	刘 凡	1
一颗“新星”的轨迹	陈建功	17
恶梦醒来是东京	金 川	30
魂兮归来	李一信	42
浪 子	张 宏	53
不规则运动	冷 松	67
玉碎	芮 人	78
欺祖	剑 鸿	90
钱	肖 莹	99
行乞	梅 笛	107
穿貂皮大衣的女人	张佳邻	114
如愿	霁 然	130
女友	碧 水	142
在书画店开张的日子里	肖 莹	160
劳模的变迁	刘炳增	170
姑娘回山	芮 人	185
“后勤部干事”新编	林玉树	198
才子的沉浮	伍 洋	205
六根金条	植 信 文 林	211
惯性	阿 瓜	218
珍珠泪	林 之	233
循着钱的足迹	晓 净	248

一夜风流·····	王宏烈	261
遗恨终生的爱情·····	晓 净	268
陈丽·····	晓 今	273
远行车上·····	张 宏	282

倒“倒爷”

刘 凡

一

您找谁？蔡辉？我就是。

都说找我难。也怪。这东吉巷胡同，弯弯曲曲，仅十来户，说找“倒爷”，谁都知道。要说找蔡辉，知道的就不多了。

名字这玩意儿，先前我以为只是个符号。张三、李四什么的，无非将他与他加以区别。不知“老外”怎么着，反正我们的祖宗很讲究这名儿。好象是前天晚上？没错。老师上课时这么说的。说人哪，有姓名，还有“字”、“号”。说“扬州八怪”里有一个叫李鲜的，字宗扬，号复堂，别号懊道人、墨磨人等等。神了，又是“字”、又是“号”，还来个“别号”。怪耐人揣摩的。不如我来得痛快，蔡辉就蔡辉。这名儿是父母给的。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，我就这么一个名儿。

哎哟哟，实在对不起，光顾得同您唠叨，将您堵在门外，请进、请进。喝点什么？雀巢咖啡还是龙井、铁观音？我都有。瞧这小屋，7.25 m²，可什么都有。彩电、冰箱、组合音响。您需要什么，言一声，哥们给您送到府上。

刚才扯到哪儿？噢，名字。是的。我就叫蔡辉。这“倒爷”嘛，是大伙给起的。先是背后戳着脊梁骨议论，翻着白眼，叽叽喳喳的。我不理会。您干这一行嘛。慢慢地，当着面跟您套近乎，来两件便宜的时兴货。虽然也戏谑地“倒爷”、“倒爷”什么的，

那口气软悠悠、热乎乎的。年轻姑娘家，挺俏丽，闯进这小屋，翻这翻那，时不时给个媚眼。

不知过了多少寒暑，院中李大爷那棵玉兰开花了又谢，谢了又开。“倒爷”的名儿由地下转入公开，在这东吉巷胡同唱开了。挺扎耳。我伤心地流过泪。为这，我付出了沉重的爱情的代价……

“蔡辉吗？我。”电话传来她那细细的、悦耳的声音，“下班后有空吗？有。好的。六点半老地方。”

每次电话都是这样简洁、明瞭。尽在不言之中。

老地方。故宫后门护城河一隅的僻静之处。这里是痴情男女的天国。卿卿我我。山盟海誓。对于未来岁月的美好构想，都在这狭长甬道旁的草茵上，绿荫下演出着，不知多少个岁月。

从春到夏到秋到冬，我与她在这里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。

她是报社的校对。报上招考，她去了。她知道她没有后门，可凭她典雅、端庄的丰姿，美丽迷人的容貌，考上了，压倒几百个竞争者。

我们相识在雨中。是夏季倾盆的大雨，成就了我们。其实，我们早就相识。东大厅是我们美术系的课堂，南大厅是中文系的。那时她专攻传记文学。她说她是受了《海明威传》的影响。这个老头儿真是怪物。他生命的每一页都是传奇的，死也是传奇的。她感到一个人展现的不只是他（她）自己的生命历程。我们从大门进来，偶尔相遇，只是笑笑。彼此都知道对方学什么，可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

去年七月，下课后已是深夜 10 时 25 分了。我在 10 路车站等车。她也在哪儿，侧头看了看我。快车，一辆又一辆过去了。我们巴望着，足足二十分钟。突然间，狂风裹着泥沙，从东而西扫过来，接着倾盆的暴雨充塞了整个的空间。她没有带伞，用书包顶着头。

我看着，犹豫了一下，撑着尼龙伞，走到她的身边。她看看我，惶惶地带着感激、或是审慎的一种复杂的情感。

“您好象在美术系。”她侧过头，左手指梳理着湿发，友善地问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学什么？油画。国画。木刻。”

“油画、国画都学。”我淡淡地，思考着选择怎样恰如其分的言语。因为对于一个男子，初结识一位他仰慕的女性，这太重要了，“我想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。”

“我看过你们的画展，挺神的。好象有一幅《秋思》，淡淡的笔触渲染青黛色的群山与近景凋零的黄叶，交相辉映，隐隐透露作者对永恒生命的礼赞。”她比划着，象个行家，侃侃而谈，融掉了我们最初的拘谨与局促。

“那是我画的。”我极力装得平静，可是多少有点颤抖的语言泄露我激动的心境。

“真的？”她惊讶地注视着我，从头到脚审视了一下，“那您叫蔡辉是吗？”

我高兴地点点头。在她的提议下，我们沿着长安街树荫交接的便道，在大雨滂沱中，缓缓西行。到了六部口，转向北去，一直送她到黄城根的家……

末班车没有了。我步行着回家。当敲开我南菜园大杂院的家门，已经是凌晨三时十分了。毫无倦意。初次接触异性所唤起的激情，还没有逝去。

一切都很顺利。每周有四个晚上可以见面。我先下课，等她、送她；她先下课，等我。

海阔天空，什么都谈。从颓废派到黑色幽默，以及荒诞派的《等待戈多》、莫奈的画。

渐渐的，我知道她生长于一个富有的知识分子的家。她崇尚

艺术，寻找一个梦幻中明净、圣洁的境界。她鄙视金钱，认为行商之徒都是奸诈的，恨不得从您身上剥下几张皮。她说她是独女，掌上明珠。生活中的一切一切，都是由家里安排。连看场电影或是听交响乐什么的，都是媒姆买好票。

人需要理解。人世间许多悲剧、误会常常发生于不理解、相互的隔膜。这我知道。可是，现在我越来越怕理解。每触及她心灵的更深一层，我觉得自己的心老发生着倾斜，渐渐处于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。

我怕她，怕她寻问我的身世、职业。三百六十行，这“倒爷”算那一行？够损人的啦。我怕她知道我这“雅号”。不管她问了多少次，始终没有告诉她我家住哪儿。

我怕，怕什么呢？怕失去她……

接到她的电话，我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。我已经回避她好几个星期了。整个儿下午，我仔细回味她打电话的用语、口气，想从中得到一点什么启示。

车开得真快，可能是大站快车。反正我没留意。故宫后门下了车，才五点五十分。还有四十分钟。我沿着景山公园墙外那条洁净的人行道，沉思着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做着这次约会的种种猜测。

我转了一圈。哟，还有十分钟。我急促地向故宫的那个老地方走去。

她上身穿着红、白相间、格子条纹的蝙蝠衫。下身过膝的洁白裙子，显得典雅、洒脱，勃发着少女特有的青春气息。

看着走近的我，她淡淡一笑：“迟到了。忙什么？”

“其实，我早来了。转圈去了。”我望着夕阳映照下金碧辉煌的角楼，极力平静自己的心境。

“走一走好吗？”她迈脚上路，侧身看了一下我，“这一段您好

象有什么事，老是躲我。”

我沉默着。

“我到过您那个家了。”她停住脚步，直视着我，“真难找。说找蔡辉，没人知道。要不是一个小孩跑过来插嘴说，就是那‘倒爷’啊，我真白跑了一趟。”

我的心象被谁重重地锤了一拳，脸一下红到了耳根，停了好久、好久，才搭讪地问：

“您去了啊！”

“是的，是你们的班主任告诉了您的地址。”她缓缓地走着，时不时用脚尖踢着路上的小石，“这‘倒爷’是什么意思？您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能对我说一说。我们认识已经一年多了。”

我能说什么呢？人到这地步，反而变得冷静、坚强了起来。

“我就是‘倒爷’。将福建的荔枝倒卖到北京，或是将山东的大葱倒卖到北京。赚钱糊口。”我冷冷地，隐隐感到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一个正在市场上作交易的经纪人，而不是在画室中那温文尔雅的蔡辉。

她惊愕地站着，眼睛圆睁，带着一种迷惘的神色注视着我。那迅即变化着的脸部表情，传递着她此时此刻复杂的情感。

“您？您同安定门外那些‘倒爷’是一伙？”她喃喃地，向后倒退了几步……

我记不清怎样同她分手，只记得登上103路车，赶到王府井，在萃华楼饭庄要了一瓶白酒、三瓶啤酒。尔后整整睡了三天三夜。

二

舆论不总是公平的。信不信？

同样是劳动。国营的就比集体的光彩，集体比个体光彩。

腹缠万贯，三十好几，打光棍的有的是。不信，您查查。

钱就那么坏？可谁离得了钱！买根冰棍或是打张车票什么的，少一分钱行吗？

我备受没有钱的痛苦，享受着有了钱时人格的尊严。您爱听？好的。难为您了。您喝点茶。凉了？再换一杯。

爸爸死了。他是中学的美术教员，穷教书匠。妈妈跟人走了。她在爸爸生前，就私下同那人相好。

她劝我跟着去，说他是工程师，每月百十块钱，一个人，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房，不愁吃穿。

我恨她：恨她尸骨未寒，另求新欢；恨她给垂危中的爸爸过多的磨难。

她将两间旧房和不值钱的家什留下，走了。邻里街坊没有一个不骂她。我也没有颜面再在这里呆下去。托了几个朋友，将房子调换到现在东吉巷胡同这地方。两间变一间，人家见我可怜，贴给我二百元。

这二百元可是我的生命。没有工作，学也不能上了。我不敢多花钱。花一分，少一分。二百元花完后怎么办？那时我才十六岁，但是已经知道这钱的重要。

晚上不点灯。买了几根小蜡烛预备着。腊月寒冬，实在熬不过，才生起炉子。一到二月底就撤了。到白石桥看同学，不敢坐车，走着去。早晨四点起床，十时左右才走到。凡是能省的，我都省。

东单菜市场后面的菜站，我经常去。烂白菜帮、半拉坏了的西红柿什么的，晚上偷着去拣。装了整整一大袋，背回家，够吃上十天半月的。

可钱还是一天天、一月月的减少。

我已经囊空如洗，好几天没吃上半拉馒头、一点咸味。饥难忍。记得中学时，我看过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。那个饿肚馋馋的

冉·阿让，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。

我决定去找妈妈，希望在困顿中给我一点希望。走到那楼前，我迟疑了，脑海里老是浮现着爸爸那痛楚的眼神。我绕着那灯火通明的大楼转了三圈，思忖着，脚不由自主地离开了那地方，沿着长街，穿行在川流不息的行人中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
好象踩着了什么。噢，一个钱包。蛇皮的开口处镶着金黄色的、耀眼的铜边。光这钱包也值八、九元的。打开一看，哟，七十三元八角三分。还有四两粮票，一张名片。一个副教授的。

象惊涛骇浪中抓到一根救命的绳索。我最初的感觉是欣喜的。我可以好好的吃一顿炸酱面，美美的。然后好好睡一天，补偿这几天被饥饿所煎熬的不眠之夜。

可钱是人家副教授的。七十三元，不少的数目。要占去一月工资的三分之二。他一定着急，或许正为丢了钱而引起家人间的不愉快……

我不安。我踌躇。送去呢？留下呢？

我饥饿难忍，这时似乎更厉害。

在金钱与灵魂的天秤上，我备受煎熬之苦。

爸爸留给我的，除了绘画的技巧，就是这做人的道理。爸爸讲过一个老妇因为丢了卖掉田地而去还债的钱，跳河自尽的事……

当然这教授不致于跳河，我想。

我不知怎样走进了小面馆，也不知四碗的热面汤是怎样下肚。

回到屋里，我几年来第一次拉开了那明亮、耀眼的十五瓦电灯。我决定给教授写信。告诉他钱包是我拾到的。我生活困厄，先借用了。半年之内，等我有了收入，一定两倍、三倍地偿他。请他体谅我……

与其说是宽慰他，倒不如说是宽慰我自己。我隐隐有种罪恶感。随着饥饿的缓解，精神上这沉重的压力，使我难于呼吸；希

望这封信，这个行动，多少能给我一种灵魂上的慰藉。

信发出去了，没写地址，也不敢写，怕他找上门。

我想找件赚钱的话。叔叔来信要我去。他在福建漳州。小时那里我去过，满山的荔枝，掩映在碧绿、繁茂的树丛中。真好吃。吃多了，流鼻血。叔叔说那果子是热性的。对，现在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。

我去了信。他到车站接了我三、四回。上次同爸爸来，这次自个儿来。他那粗壮的手，紧紧拉着我，老泪纵横。

今儿包产到户、责任到人，荔枝的长势，格外的喜人。这东西得及时采摘、出售，不然几场台风，全烂在地里。村里很发愁。叔叔问我北京能否找门路，价格优惠点，给我报酬。

我整个神经都动员起来了，给北京的哥们去信。发了十几封。不几天，有的回电报，有的回信，让赶快运北京。

整个小村都沸腾了，夸我会办事，几封信就办成。现在剩下的是运输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没有车皮。叔叔只好找了运输专业户，雇了两辆货车，上路了。

我同车来京。几千里之遥，长途跋涉，又是盛夏酷暑，怕荔枝坏了，日夜兼程，每辆车有三个司机，轮番着开。

五天赶到北京时，我已经瘫倒了。硬是支撑着，找了几个哥们，把两车的荔枝出手了。

福建老乡，刚毅、性烈、讲义气。在和平门烤鸭店排下丰盛宴席，款待我。酒足饭饱后，给了我三百元的报酬。

哥们又找我，要我再下福建，弄些荔枝进京，冲一冲“官商”，丰富一下首都市场。盛情难却，我接着二次南下。解了哥们供应上的燃眉之急，帮了叔叔村上荔枝的销售大忙。他们把锦旗、表扬信送到街道、居委会。不知怎的“倒爷”雅号也就在这条胡同里叫开了。

我就是这样的“倒爷”，与安定门外的那一伙可不是一路货。

您看是不是？北京人真厉害。自从送我这个“雅号”后，我就更加想到守法经营。我想总有一天，我和这个“雅号”不相干！

这一次，我发了。我思恋的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去还那教授的七十三元八角三分的钱。我发誓要二倍、三倍地还他。我带了五百元去。

这是初秋晴朗的早晨。万里无云，阳光明媚。我特地穿上在西蒙服装店定做的银灰色的西服。转了几道车，穿越楼房间修整别致的花园式小径，我敲响了 104 室房间的门。

一位满头银丝、左手提着架秀琅黑边眼镜的老者，站在门开处：

“您找谁？”

“我叫蔡辉。您是陈明哲教授？”我边说边从包里掏出那个精巧的蛇皮钱包和一张名片，忐忑地注视着他，“我是还包来的。”

“噢！”他忽然醒悟了过来，热情地把我迎进屋，“半年前收到您的信。”他似乎没有理会我窘迫、无地自容的神色，“这包不是我的，是我的朋友刘波教授的，他在美术学院。夹子里那名片是我送他的。您的信，我早已转给他了。”

他仔细端详了一下我，慈祥地说：“做错了事没关系，改了就好好。人生谁不犯点错误。这样吧，”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“您是否拜访一下刘老先生，我将您那封信转给他，他对您发生了兴趣，很想能会会您。”

不等我表态，他立即挂了电话。尔后对我说：“您现在能不去？他在家等您。您不必担心，老头儿心地善良，会好好待您。”

十一时左右，我出现在刘波教授明净、宽敞的画室里。一位五十多岁，打扮整洁，围着日式围裙的阿姨，招呼我坐下。

大概人都是这样的吧，走到这田地，反倒清醒、冷静得多了。我静静地坐在画室背窗一角半月形法式的沙发上。角度真好。背